

赶路,进城或者回乡

□方远

我小的时候,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坐车,那时候交通不发达,车不好坐,由我老家莱州到省城济南不过三百多公里的路程,却没有直达的客车,上車下车,几经周折,从天亮折腾到天黑,一路上身心疲惫,苦不堪言。可是,我不得不经常坐车。我生在济南,却长在莱州一个叫过西的村子。我的父母大学毕业都留在了省城,老家只剩下祖母一个人,我便回到老家与祖母做伴。于是,莱州通往济南的路成了我一生中难忘的一条路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由莱州到济南,或者由济南回莱州,我究竟走过多少趟已经数不清了。春夏秋冬,年复一年,我一天天地长大,却在无奈地重复着那条狭窄而不平的老路。

记得那年春节前,我和祖母要到省城去过年。凌晨五点多,我和祖母便来到村口,等待开往县城的汽车。这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,我们很快就变成了雪人,两个雪人挤进破旧不堪的汽车,一路蹒跚前行。天明时分,我们到达了县城的汽车站。

莱州那时还叫掖县,掖县有一个不错的汽车站,有候车室,还有一排排木质连椅。不过,对于一个大县来说,这几排连椅还是僧多粥少了,我和祖母只能在寒风凛冽的车站广场上候车。一老一小,拥在一起,茫然无助地看人头攒动,看雪花飞舞。我们得先坐客车到潍坊,然后再坐火车到济南。九点多钟,通往潍坊的客车开过来了,人们一拥而上,我们没能挤上去。十一点左右,又来了一辆,人们一阵冲锋陷阵,我们还是被挤在了外面。此时鹅毛大雪下得正欢,没有停下来的意思,通往潍坊的客车还会不会再来?我和祖母在绝望中终于等来了好消息:车站临时加开一辆。中午时分,一辆解放牌大货车喘着粗气开进了车站,我们被告知,它将把我们送到潍坊。这个时候,我和祖母几乎被冻僵了,我依偎在祖母的怀抱里,浑身打战,脚都迈不动了。

“圆圆上车吧,你的爸爸妈妈还在等着我们去过年啊!”祖母喊着我的乳名,拍打掉我身上的雪花说。

我们最终挤上了这辆解放牌大货车,祖母坐进车厢,把我揽在怀里,又摘下厚厚的围巾紧紧地缠在了我的头上,蒙住了我的双眼。一路颠簸,朔风呼啸,我就这么在黑暗中到了潍坊。潍坊汽车站与火车站相隔甚远,大约几里地的路程,为了省钱,祖母



不坐人力三轮车执意要走过去。这时候雪还没有停,路就像海绵一般,祖母缠着小脚,而我们身上还带了几个包袱。济南遥远的济南啊,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你身边?在我童年的记忆中,从没有忘记过由县城到潍坊的那辆解放牌大货车,更没有忘记过由潍坊汽车站到火车站的这段路。想想看,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日里,一个小脚老人牵着一个十多岁的孩子,肩上背着沉重的行囊,顶风冒雪,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空旷的马路上,孙子摔倒了,祖母把他扶起来;祖母摔倒了,孙子把她拉起来,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?转眼几十年过去了,在我的脑海里,却时常会回忆起这个场景,并让我酸楚顿生,泪湿衣襟。

那天下午四点多,我们终于来到了潍坊火车站,又是人山人海,又是前呼后拥,待我们坐上开往济南的火车已经是傍晚了。座位肯定是没有的,我们在车厢的交接处席地而坐,饿了啃口干粮,渴了喝口凉水。当深夜时分,我和祖母下了火车,出现在父母视线里的时候,我们先后瘫软在冰冷而坚硬的站台上。

这就是我童年记忆中由莱州到济南的路程,三百多公里,我们用了十七八个小时。后来,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

终于有了直达的客车,在莱州坐上车,沿烟潍公路到潍坊,由潍坊到淄博,车子开上济王公路,济南似乎就在眼前了,原来的起早贪黑缩短为七八个小时。

祖母最后一次踏上由莱州到济南的路是在1994年的年初,那时她老人家已经八十多岁,行动不便,我就借了一辆奥迪车去接她。这个时候,济青高速刚刚开通,一个多小时到潍坊,在潍坊上了高速,不到两个小时就到济南了。祖母好生纳闷,不住地问我:“圆圆,这条路怎么一下子变短了?”

现在,我的父母已经退休多年,每年开春,他们便会回莱州老家住上半年。他们坐过豪华大巴,快速而舒适。近几年我们兄弟俩都有了私家车,专车接送,济青高速到潍坊,接着转向潍莱高速,两三个小时就到家门口了。

时至今日,莱州到济南的路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同样的距离,却分明缩短了。我自然每年都会回莱州几趟,一路高速,风驰电掣,这是多么快乐的路程。而在我的记忆深处,却永远横亘着那条狭窄而不平的老路,正是它使我感到,过去的一切是多么值得回味与珍惜。

(本文作者为资深报人、知名作家)

碎碎念

路

□赵欣琳

如果说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是平面上的一点,那么从那一天开始,这一点便开始向外延伸,延伸成一条射线,这条线逐渐放大,立体,化作生命之路。我们相依结伴,一步步走出前方的路。

小时候,你在路上,我在你怀里。在我还小时,你便舍下我去工作。年幼的我不懂怨恨,却也有深深的委屈。夕阳落下时,耳畔是邻居家阿姨招呼孩子的声音,而我只是拍拍身上的尘土,抱着娃娃回家。你回来的时候,通常天已经很黑啦。每次临睡前,我都贪恋你的怀抱,那么温暖,那么踏实。只是,你疲惫的呼吸声又与此显得那样格格不入。有时,我会想,妈,你累吗?

后来啊,你在前面,我在后面。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次争吵。年少轻狂的我拿着自以为是的成熟与坚持与你抗衡。仅不过几年的成长过程,我便以为了解了全世界,任何一点小事,宁可违背自己的心意,也不愿与你持有相同的看法。你在这条路上,好像在拽着我继续前行,我却拼命忤逆你的意愿。只是青春的争执似乎就是这样,扯痛了别人,也弄伤了自己。所以当我们将相拥而泣时,你是否也听到我说的,对不起。

现在啊,你在左边,我在右边。长大了的我不再叛逆,历尽沧桑的你也看开许多。我们开始躺在床上整晚的聊天,说悄悄话,我们开始一起上街购物,我给你当参谋,我们开始互相发短信,却不只像是例行公事的汇报工作。当越来越多的路人笑称我们像姊妹时,我甚至都这样认为了。只是你还是会在我生病时急的双眼通红,在我受委屈时比我还伤心。这时我多么想像小时候一样在你怀里,抱着你说,妈妈,我爱你。

我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,却走的越来越充实。有了妈妈的陪伴,黑夜里也不会再孤单。或许有一天,妈妈的步子慢了,身子老了,我也要牵着她走下去,一直走,走到这路的尽头……

将来啊,我在前面,妈妈在后面……

风轻云淡



□杨福成

有位朋友,情绪一时发泄不出来,问我有什么好方法没有。

我说很简单,去看一下天空,想一下美好,一切就会风轻云淡。

他说这法子不适合他。我问为什么,他说他没有什麼美好可想,活得很累。

我说,没有美好可想的人只能输给烦恼。现在这个社会,每个人都不容易,每个人都累。老百姓累,当官的也不容易;青菜小贩累,房地产商也不容易;耍猴的累,明星、教授也不容易……都不满足,都富于幻想,苦恼自然就多,活得肯定就累。

劝别人的时候,我们常常说,满足现状就是幸福,把每一天过好就是幸福,可推到自己头上就不行了,整天努力,整天和别人比,和别人过不去,即便这样的未来再好,而现在是不幸福的,何况,拿今天赌未来,谁知道未来的这个距离是多长多短呢?谁知道这个代价换来的幸福是多大多小呢?人的一生,大都是为那些抓不住的幸福努力,而真正能抓住的幸福,我们却往往忽略不计。

在这个世界上,什麼事儿都有可能发生,我们要见怪不怪,想开,开导自己,不攀不比,否则会让你觉得这也不公平那也不幸福,那肯定就没有乐子了。

人生,也就是人,事,无非就是来来往往而已,不能太实际,不能想得太完美,不能对甜的渴望太强烈。在几十年的来往旅程中,我们得有点儿虚仿的想法,有点装幸福的样子,一定要活明白,捡不到的贝壳永远装不满你欲望的箩筐。

老百姓常说,气是憋出来的,罪是自己找的,所以,不要再自己为难自己,烦恼了,抑郁了,情绪发泄不出来了,去郊外看看云听听风吧,把别人忘掉,只想自己的欢乐美好,你会立马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是风轻云淡。

名家言

说说猿猴的“仁让孝慈”

□戴永夏

猴年,自然联想到猴子。不过令我感兴趣的,不是猴们的灵活机智,也不是它们的顽劣调皮,而是它们那“仁让孝慈”的美德和感人至深的绵绵亲情……

在自然界,猴属哺乳纲中的灵长目,跟人类的亲缘关系最近。作为动物界最高等的类群,猴子大脑发达,聪明伶俐,同时感情丰富,具有“仁德”,故有“仁兽”之称。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就说过:“果然(即猴子),仁兽也,出西南诸山中,居树上,状如猿,白面黑颊,多髯而毛采斑斓。尾长于身,其末有歧,雨则以歧塞鼻也。喜群行,老者前,少者后。食相让,居相爱,生相聚,死相赴。《柳子》所谓仁让孝慈者也。”

猴子的“仁让孝慈”,首先表现在母子深情上。晋代干宝在《搜神记》中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:临川郡东兴县有一个人,进山捉到一只幼猴,便把它带回家。母猴

见自己的孩子被捉,便一直跟着追到那人家中。那人把幼猴绑在院中的树上,母猴见了,便十分痛苦地打自己的耳光,做出悲伤哀怜的样子,苦苦哀求放了幼猴。可是那人不但不放,还凶狠地把幼猴打死。母猴一看悲痛欲绝,哀叫着撞墙而死。那人剖开母猴的肚皮一看,只见它的肠子因过度悲痛,已经寸寸断裂。不到半年,这家人也染上瘟疫,全部死光。“肝肠寸断”的典故,就是出自这里。

猴子的母子深情,也表现在幼子对母亲的依恋上。南宋周密在《齐东野语》中讲了这样一件事:福建武平一带,多产金丝猴,大者难以驯养,幼者又为其母所保护。猎人为了得到幼猴,就先用药箭射杀母猴。母猴自知难逃一死,便将乳汁遍洒于林间,以乳其子,然后坠地而死。猎人又剥下母猴的皮,用皮鞭狠狠抽打,致使幼猴见了哀痛不止,下树就擒。幼猴思母心切,寝食难安,每晚只有躺在母猴的皮上,犹如躺在母亲的怀抱里,才能安然入睡。

猴子的爱心仁行,不只施于自己的家庭成员。在同类中,猴子也有尊老爱幼的传统。对老弱病残者,能给予特别照顾。美国科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:他们训练了一些狄安娜长尾猴,让它们学会往自动食品机中投入代币,然后获取食物。几只狄安娜长尾猴很快学会了这种方法。当它们从实验员手中拿到代币后,就会将它投进自动食品机的投币口,然后取出从食品机内“吐”出的食物享用。然而,一只年老的母狄安娜长尾猴却没有学会这种获得食物的技能。当它得到代币后,总是扔到地上。一只公猴看到后,立即将这枚代币捡起来,投入自动食

品机投币口,然后取出食物送给这只年老母猴享用,以后又多次帮助它投币取食。这样敬老的事,也出现在别的猴子身上。还有一个对待病残者的例子:美国佛罗里达州猿类庇护中心有一只名叫纳克斯的黑猩猩,患有脑性麻痹症,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十分低下。其他黑猩猩对待纳克斯的态度和对特别的黑猩猩的态度截然不同,那些强壮的公黑猩猩很少对它表示出富有进攻性或“恃强凌弱”的姿态。黑猩猩们甚至还表现出一种“正义感”,如果有调皮的黑猩猩欺压纳克斯时,它立即会受到其他黑猩猩的惩罚。

即使对死去的老猴,猴们也能以“安葬”等形式表达真挚的爱心。据说在森林中,当老猴死后,年轻的猴子会一起把它埋进土中,并把它的尾巴露在外面。埋完后,群猴蹲守在墓旁,潸然泪下,以示悼念。如有山风吹来,那露在外面的死猴尾巴就会随风摆动。众猴一见,以为死去的老猴又复活了,于是又把它从墓中挖出来,百般抚摸,唤它苏醒。这样常常反复多次,数日方歇。

猴子的这些美德,是从哪里来的呢?其实并非后天教化所得,而是一种原始的本能——一种在种族进化过程中形成并固定下来遗传给后代的反射活动。这种本能,作为更高级动物的人类,本来也都具有,只是由于受到后天坏风恶习的熏染,有的人泯灭了良善的天性,丧失了这种本能,变得自私贪婪、冷酷无情。如果这样的人还有点良知的话,拿猴子这面“镜子”照照自己劣迹斑斑的“尊容”,能不感到愧不如猴,无地自容吗?

(本文作者为作家、编审)

